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2001 年度重大项目“东方民间文学研究”课题组编

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

张玉安 陈岗龙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 张玉安 陈岗龙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

ISBN 7-301-06539-6

. 东... . 张... 陈... . 民间文学-对比研究-当代东方
. I1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0892 号

书 名: 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

著作责任者: 张玉安 陈岗龙 主编

责任编辑: 胡双宝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539-6/ I·064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82866441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A5 16.25 印张 465 千字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序

严绍

由张玉安,陈岗龙二位教授主编的《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作为教育部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重大课题的学术论集,即将公诸于世。这一课题,不仅在“东方文学”的研究层面上,而且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引入比较思维和比较方法的层面上,显示了我国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具有相当学术意义的业绩。

我作为一个对东方文化具有浓厚兴趣的学习者,作为一个试图从比较思维立场上来理解和解析文学和文化的学习者,感到特别高兴。因为书稿集中展示了我国一批中青年研究者在文学和文化领域中对作为“弱势群体”的“东方文化”所倾注的热情和心血,展示了他们以自己辛勤的劳动,睿智的思索而获得的极有价值的成果。从更加广阔的意义上说,这一智慧的结集以及此后还要继续进行的相关研究,将会有助于提升我国学术界在“东方文化”研究中的学术水平,将有可能在人文学术界把“东方文化”提升为与其他区域性文化,例如“欧洲文化”、“北美文化”、“加勒比文化”等等量齐观的学科,从而成为在国际学术界构思具有“普世性”理论学说的基础性材料。

考察人类的文明史,以人类从石器工具进入金属时代作为标志,世界上出现了四大文明区域,这就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幼法拉底斯河流域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和长江-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这四大文明区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聚合,展现了人类文明的曙光。

从世界范围的“区域政治”和“区域文化”的视角说,自从欧洲人提出了关于“近东”(the Near East)、“中东”(the Middle East)、“远

东”(the Far East)并把它们统而称之为“东方”(the East)的概念以来,尽管这一概念表现了以“西方”为中心立场的世界观,它具有殖民主义为扩张而内具的“贪欲”“惊羨”和“神秘”等等的特质。但是,令欧洲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一从人类生存的球体而言在认识论上也是非常形而上的世界观念,却使人类文明的起源地全部被纳入了“非西方”的“东方”世界的范围,从而也就形成了关于“东方文明”和“东方文化”这样的区域文化的概念,表明它们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具有与“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不同意义和不同价值的独特的存在。

尽管如此,“东方”概念的确立和诸如“东方文明”和“东方文化”这样一些人文范畴的划定,就欧洲人的本意而言,毕竟只是作为殖民主义的对象,只是作为“欧洲文明”和“欧洲文化”的参照物而得以存在,只是作为人类以往历史残痕的“博物馆”加以欣赏和品评。他们依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思维逻辑来阐述“东方”的各种存在。近代以来的所谓“东方学”(Orientalism),则是相当集中地体现了欧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潮流对于“东方”的如此这般的认识。

从文化研究的总体现状来说,不要以为这只是“老殖民主义”的世界观和文化观。通观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文化理论和文化主张,诸如名声很大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的学说,它们无一不是欧美的文化人以欧美的文化作为思考的材料而提出的主张,其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东方文化材料。站在“西方文化”的区域性立场说,这些学说确实具有智慧的光芒,给人以启示。但是,这些文化主张无论是从构筑的基础来说,还是从表述的内在逻辑来说,因为没有把作为人类智慧闪烁的圣地之一的东方文化作为思考基础,所以若要充作具有全球性“普世意义”的理论覆盖全世界,就显得有些不自量力了。但是,现实的文化态势却正是如此地显示了一幅极不对称的画面——那些仅仅是以欧美文化作为思考材料抽象出来的论说,却铺天盖地地试图笼罩住世界的人文学术界。一切“非欧美”地域的文化,似乎都要听命于这些论说的“重新阐述”,才能“显现”出他们的真正的意义来。曾经哺育了人类文明的成长,并且与人类文明共进的“东方文化”,被放置于以这样的论说为中心点的天平上衡量,

从而来判定“东方文化”的“现代性成分”到底有几何。学术界有识之士把这种行径称之为“欧美文化中心论”，抑或称为“文化霸权话语”，然而有的先生就很不高兴了，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这样定性的话，他们不就是“欧美文化中心论”或“文化霸权话语”的“共谋者”了吗？其实，定一个什么名称，倒也不是特别重要的，重要的是事实。最使中国学术界感到悲哀的是，为数不少的中国人文学者，在对养育自己的文化以及自己周遍的文化所知甚少，或者简直是无知的状态中，却跃跃欲试于自己本人都无法真正“解码”的那些理论学说来“阐述”中国的和东方的悠久又丰厚的文化，以期实行所谓“近代的转化”或“与现在的连接”。或许他们的意图是很善良的，但是，愈来愈多的学者现在意识到，这种学术观念的错位和学术情绪的痴迷，事实上已经在相当宽阔的层面上使我国的人文学术研究患上了似乎与“SARS”类似的病症，长期的夸夸其谈造成了高烧不退，学术的梦呓持续不断，并迅速地传染给了不少的青年研究者，也使他们整日里在“现代”与“后现代”的混乱不堪的思维中胡话连篇，眼神失明，歧路迷茫。这已经是一个谁也无法掩盖的中国人文学界的事实了。

我不是“国粹主义”分子，无意呼吁人文学术界大家返回到“东方本位文化”的立场。但是，作为受中国文化教养的学者，作为一个经常关心和思索世界文化的学者，我意识到在所谓以“世界的眼光”进行“世界性文化”的研究中，如果没有了作为人类文明摇篮的“东方文化”的参与，那么，任何所谓具有“世界性”的“普世意义”的学说，不仅只是“会有缺损的”，而且肯定是“不可能的”。这是尊重人类文化发生与发展，尊重人类文化现实的最老实的态度。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基于自己如此浅薄而笃实的认识，我对教育部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一直怀抱深深的敬意，期望这一中心的多项研究的进展能够有助于提升“东方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平，并进而提升“东方文化”在总体文化格局中的学术地位。现在，由张玉安，陈岗龙二位教授主编的《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即将付梓。承蒙二位教授的好意，使我在公刊之前读到了书稿，在由34位研究者通过对“神话”“史诗”“民间故事”等研究而组合成的色彩缤纷的东方文化的艺术世界中，纯洁了心灵，提升了对

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书稿在选题布局上体现了主编和作者对于“东方文化”的“全局性”，亦即“整体性”的观念。我们在文化研究中，常常会拿“东方文学”或“西方文学”的概念说事，但“东方文学”究竟何指，包容量到底有多大，实在还是相当模糊的。本书稿中在两个层面上展示了研究的对象。一个层面体现了容纳的广泛性，选题的范围从亚洲最东部的日本、朝鲜，与最北部的俄罗斯滨海地区到乌拉尔山脉西侧和蒙古开始，经由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进入印度、巴基斯坦，到达波斯、两河流域，再进入阿拉伯，到达北非。这一选题范围，囊括了所谓“远东”、“中东”和“近东”的主要地区的国家和相关的民族，体现了经典的“东方”概念。另一个层面是在“广泛性”中体现了“细化”的特点。例如，在“中国”的范畴内，又以汉族、藏族、蒙古族、白族等的民间文学的个案展示其多元性特征，其他地域也有类似的安排，从而展现“东方民间文学”既具有地域的广泛性，又具有在不同的区域中多层面的丰富性和厚重性。单从选题的这一特征来说，本书稿就已经可以称为“重大项目”了。

在阅读书稿的过程中，读者能够感受到研究者扎实的学问和老实的学风。在由“神话”、“史诗”和“民间故事”组成的三大东方民间文学样式中，结集的34篇论稿，皆以研究“个案”为立论的出发点，“以小见大”，作者把研究的个案作为基础文本，在解析文本的基础上引出对相关的“模式”和“类型”等的思考。全书各篇几乎没有脱离基础文本的夸夸其谈，更没有玩弄外来论说的辞藻。作者以自己切实的研究，探讨东方民间文学内在的运行机制和表述的逻辑，揭示它们的智慧特征和含义的丰富性。通过诸位作者的阐述，向世人展示了东方民间文学的永恒的魅力。

本书稿的许多论说是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层面上进行的。这是我国民间文学研究中新的尝试。本来，“民间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自我的理论体系和研究的方法论。本书稿定名为《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有意识地在“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引入“比较的思维”和“比较的方法”。当“东方民间文学”在这样的层面上展开，得到重新审视，便获得了更为宽阔的学术视野。这种“比较”是在两个层

面上展开的——一是在东方文化内部，一是在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中。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个案的类型与模式的异同，材料的来源等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跨文化”与“跨文明”的研讨，从而获得了新的认识——即作为最具有东方民族性的“东方民间文学”，它本身也是一个“开放性体系”，也是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异民族（包括西方民族）文化的有价值的成分，而逐步完善和发展的。这一研究所获得的结论，对于今后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我以为具有深远的意义。

《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这一论稿，是我国东方文学研究领域，也是我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近期内所获得的有价值的成果。张玉安，陈岗龙二位教授让我先期读到了论稿，先期享受到了东方文明展示的永恒的精彩。两位又嘱我为本书稿作一篇序文，却又使我为难了。我自己对这两个领域都很有兴趣，却无所贡献。我就把读书的感想以及引发的相关的一些想法写了下来。因为我比他们两位稍稍地年长了几岁，就斗胆地放在了书稿的前面，称之为“序”。

2003年9月初秋撰于北京西郊蓝旗营跬步斋

【作者简介】严绍，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东亚研究委员会（CEAS）主席。

目 录

序 严绍

东方神话传说比较研究

人类合成与世界巨人

——创世神话中大宇宙和小宇宙的对应

..... [日]大林太良著 陈岗龙译 (3)

中韩开国神话比较研究 段宝林 (15)

浅析赫梯太阳神赞美诗

——兼与美索不达米亚沙马什太阳神

赞美诗比较 李 政 (25)

中国韩国人祭传说的比较研究

——以陶瓷、冶炼行业相关的传说为例..... 陈连山 (41)

白族民间故事与印度传说 薛克翘 (51)

从“仙女飞天”母题原型比较中日飞天故事 符新华 (60)

波斯文学和中国古籍所记载的创世、创人说及相互

比较 紫 军 (68)

菲律宾美人鱼传说与西方美人鱼传说比较研究 吴杰伟 (81)

试论印度神话中的“神兄人弟”关系

——从几则洪水神话的比较谈起 曾 琼 (91)

东方史诗比较研究

论《摩诃婆罗多》和《三国演义》的正法论、

正统论和战争观..... 刘安武 (103)

于阗语《罗摩衍那》的故事..... 段 晴 (138)

藏族史诗《格萨尔》的圆形叙事结构

- 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之比较…………… 郎 樱 (158)

回到原点:史诗叠加单元的情节指向

- 以季羨林译《罗摩衍那·战斗篇》为中心的
虚拟模型…………… 施爱东 (168)

神话史诗《艾尔托西图克》比较研究 ……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195)

论非洲史诗中的“弑父”情结…………… 王 涛 (215)

东方民间故事比较研究

日本与印度尼西亚民俗学的比较研究

- …………… 佳穆斯·达南加亚著 许莲等译 (225)

日本民间故事研究的

- 北方视角 …… [日]斋藤君子 著 [日]高木立子 译 (240)

百年再议“老獭稚”…………… 刘守华 (256)

东南亚班基故事的比较研究…………… 张玉安 (267)

中日民间故事中四种禁忌母题的文化解读…………… 万建中 (291)

东方民间宝物故事比较研究…………… 武宇嫦 (314)

《一千零一夜》民间故事与中国文学的共鸣…………… 孟昭毅 (340)

日本对中国“狗耕田”型故事的吸收与改造…………… 于长敏 (348)

中韩目连救母故事比较研究…………… 刘 祯 (354)

巴基斯坦民间故事与波斯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 孔菊兰 (373)

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前景

- 师从钟敬文先生学到的学问和精神
…………… [日]高木立子 (389)

腹中生虫母题及神秘信仰的佛经文献渊源…………… 王 立 (401)

跨语系比较的尝试

- 以汉藏语系与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怪异儿故事
比较为例…………… 林继富 王 丹 (414)

悲情:中日人蛇之恋的一种独特形态

- 几种文本的补充…………… 蔡春华 (429)

阿拉伯“情痴”的世界性影响	
——马杰依和莱拉故事与文人文学.....	鄧溥浩 (437)
东方民间鬼故事和鬼小说.....	刘介民 (454)
印度文化对泰国民间文学的影响.....	裴晓睿 (474)
神秘的黑马与叹世惊梦	
——对丁乃通先生《人生如梦——亚欧“黄粱梦” 型故事之比较》的补充研究	陈岗龙 (485)
后 记.....	(503)

东方神话传说 比较研究

人类合成与世界巨人

——创世神话中大宇宙和小宇宙的对应

[日]大林太良著
陈岗龙译

一、神话中的宇宙进化与宇宙创造

有关世界起源的神话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到处都有世界起源的神话。因为还有不少民族以世界业已存在为前提,更加关心世界存在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如美拉尼西亚的大部分土著人就是这样。大体上说,世界起源神话发达的地方是古代文明地带及受其影响的地区。而且世界起源神话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起源神话和人类起源神话形式相对应的情况。比如,宇宙和人类的起源神话中既有神的创造形式,也有宇宙和人类起源于植物或卵等原始物质的形式。还有,起源于神或其他原始存在物尸体的形式也和上述情况相同。与此相反,以宇宙已经存在为前提的人类起源神话中,人类的起源就理所当然在世界起源神话中没有参照点。如人类从大地中诞生的神话、人类自天而降的神话、人类起源于其他动物的神话等。下面我们就人类起源和世界起源相对应的神话举几个实例做一下探讨。

首先是神创造世界的形式。它出现在《旧约》里,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有的神话,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它并不是世界起源的惟一形式。世界上也有不少文化中宇宙并不是由神创造的。在世界

的起源方面,创造神的创造活动有各种各样。《旧约》的创世纪中神是用语言来创造世界的,而越南的斯列(亦译做斯黎)族则把它当作冶炼作业来把握。就是说,世界由七层组成,天上三层,地下三层,中间有大地。一切都由奴杜瓦神在天上创造出来后搬到地下。于是崩古神开始了他的创造活动。这个创造活动被看做是一次冶炼作业,崩古神经由一个叫做奴卡尼的地方附近的洞穴把植物、动物、人类和火从下界带到地上来。然后巨人纽土把天高高地举起来。从此,上界和下界的交通就没有了。在这篇神话中,人类的创造也被包括在世界的创造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它们的创造活动分几个阶段进行,不同的阶段分别由不同的神来负责创造。

可是,斯列族中冶铁完全是男人的活。这就意味着世界和人类的创造是靠男性的创造活动来完成的。不过,也有歌颂男女合作创造世界的神话,这类神话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较多。日本的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两位神结婚,生出八大洲,即日本国土和诸神的神话也属于这一类。居住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东北角的当麦族的神话中这样讲道:

最初的时候没有大地也没有天。雪赞歌神和他的妻子兹米安歌·努伊女神住在空中,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有一天丈夫问妻子这种状况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妻子回答说:“你经常离开我,你不爱我。你如果真爱我,你就到我这里来住下,那样我就告诉你怎么办为好。”于是男神来到女神处,女神便怀孕了。女神足月生下一男一女。可是因为没有放孩子的地方,两个孩子从空中掉下,被蛆虫吃掉了。女神由于孩子失踪就和丈夫商量,想出了一个妙计。等下一个孩子出生,蛆虫前来吞吃孩子的时候,男神用网捕住蛆虫,割开蛆虫的身体,两个孩子便从腹中出

Dournes, Jacques, 1993, Indigenous Indo-Chinese Cosmogony, in: Yves Bonnefoy (Compil.), *Asian Mythologies*, tran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Wendy Doniger: 209.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nday, Peggy Reeres, 1981. *Female Power and Male Domin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5 ~ 75.

来了。蛆虫的下半身变成了大地,上半身变成了天。

在天地起源于蛆虫身体这一点上,该神话属于我们后面要论述的世界巨人型神话。更有意义的是创造型神话中还有一组应该说是人类合成神话的神话。对此我们将在后面的世界巨人型神话的比较中详细讨论。

宇宙起源神话的另一种形式是宇宙卵神话。1563年(永禄六年)耶稣传教士维雷拉送到欧洲的报道中记录了他在日本听到的神话。世界最初是一只卵,遇到强风被打碎,蛋清生出了天,蛋黄和蛋壳生出海洋和陆地,然后出现了人类,繁衍成今天的样子。也有其他欧洲人报告了当时流传在日本的宇宙卵神话,只不过在细节上有所不同。这篇神话是8世纪成书的《古事纪》和《日本书记》中没有的,可能是16世纪时在日本西部民间流传的神话。维雷拉报告的卵生神话中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也是记载在一起。

据古代印度的《百道梵书》(*Satapatha Brahmana*)(XI, 1, 6, 1 ~ 11)讲,世界被创造以前宇宙是漫无边际的大水。这滔滔大水欲想再涨,由热力生出了金卵(anda,音译安荼——译者)。金卵在水上漂浮了一年,一年后金卵中生出了生主(prajapati,音译普罗婆提。“吠陀”中系指因陀罗、娑维德丽、苏摩、金胎等;《摩奴法典》中则指梵天,有时亦指摩奴,又指梵天“心生”的十子。——译者)。再过了一年,这个神发出了 buve、buvala、suvaru 三个词。于是这三个词就变成地、空、天。又过了一年,生主就站立起来了。后来这个神想到要繁衍子孙后代,就生出了诸神。诸神靠身上的光获得了神性。生主又创造了恶魔阿修罗,由此生出了黑暗,随之产生了罪恶,生主于是持着黑暗穿过阿修罗,征服了罪恶。生主创造完诸神和恶魔之后用光明创造了白昼,用黑暗创造了黑夜,从此开始出现了昼夜之分。

Elwin, Verrier, 1958, *Myths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India*. Calcutta: Sree Saraswaty Press. pp. 13 ~ 14.

Schurhammer, Georg 1923 *Shinto*. Bonn und Leipzig: Kurt Schroder, p. 27.

大林太良编:《国家起源神话》,学生社,1972,东京,第24~27页。

中村元:《神话与传说》,1943,直四郎编:《南方民俗志丛书与印度》,偕成社,东京,第243~244页。

宇宙卵在印度是金属性质的金卵,而诸如西非曼德族等民族中则似乎是植物性质的卵。曼德族的神话中创造神曼迦拉创造宇宙卵的时候卵中已经包括了男性和女性两个部分,考虑到未来生殖的可能,这种情况已经相当复杂了。

在人类起源于卵的神话中,也有一些例子是避开世界的起源不谈,只讲人类的由来。菲律宾的曼达亚族神话就是这样。一种貌似鸠的名叫莫孔的鸟生下了两只卵。一只生在马约河入海口,一只生在马约河的源头。从上游的卵中孵出一个女人,从下游的卵中孵出一个男人。有一次男人在河边见到了从上游漂来的秀长的头发,感到奇怪。于是逆流而上,见到了女人。两人结婚,成了曼达亚族的始祖。然而,人类的起源和世界的起源虽然分开了,但两者仍然保持着从卵中孵化而出的相同的基本母题。

二、世界巨人型神话

结构上与前面所举宇宙卵神话有密切关系的是世界的各部分起源于最初的巨人或巨大动物尸体的神话。就是说上述宇宙卵神话中有一个最原始的物质宇宙卵,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构成部分都是由此产生的。讲述世界不是起源于卵,而是起源于最初的人类或者神,有时候是动物的身体的神话是所谓的世界巨人神话。其中世界起源中伴有人类起源的情况也并不罕见。

首先,我们来看看居住在中国云南省北部的汉藏语系缅语族民族普米族的神话。天神给巨人筒剑祖红狗、白狗、金狗、银狗、铜狗、铁狗各一只,请他帮助天神射杀“马鹿”。巨人一箭便射死了“马鹿”。筒剑祖割下“马鹿”的头,头变成了天,两只眼睛变成了太阳和月亮,牙齿变成了星星,滴出的血变成了海子。又剥下了“马鹿”的皮,皮变成大地,皮上的毛变成了草木。又挖出了“马鹿”的心脏,心变成山,

Dieferlen, Cermaine, 1957, *The Manden Creation Myth*, in: *Africa*, 17(2): 124 .

Cole, Fay-Cooper 1913 *Wild Tribes of Darao District*, Mindanao .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Publication, p .173 . Chicago .

肝和肺变成湖泊。又掏出“马鹿”的肠子,大肠变成了江河,小肠化作道路。现在这世界上的一切就是从“马鹿”的身体变来的。“马鹿”不一定指的就是马鹿,似乎是最初的神话动物。这个例子中巨人杀死了“马鹿”,由其尸体化生出了宇宙。但在世界上流传更普遍的是宇宙起源于巨人尸体的神话。中国南朝任昉所撰《述异记》中记载的盘古神话就是代表性的例子:

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俗说: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

《述异记》中虽然没有讲人类的起源,但是《驿史》所引《五运历年纪》中说死去的盘古氏体内的虫子化为黎箬即人类。

我认为盘古神话并非中原神话,很可能是南方少数民族的神话。包括前面讲过的普米族神话在内,中国南部和西部各民族中特别是藏缅语族各民族中有着不少和盘古神话相同的宇宙起源于远古存在物尸体的神话。如果在同一系统的神话中也有不同的神话,那么这个神话很可能是从汉族中传播过去的。下面介绍的云南省西部的白族神话就似乎是同一系统中的另一种神话,从主人公的名字可以看出它受到了汉族的影响。

很古以前,有盘古氏和盘生氏两个人,一个负责编天,另一个负责编地。可是由于天编得小,地编得大,编好天地后两人拿来一合拢,结果天小地大,就只好把地收缩拢来,于是地就出现了皱纹,这就是山川平地的由来。天地虽然编好了,但宇宙间却是一片漆黑,因此盘古氏只好躺在地上,把手脚四肢伸开,才分出东西南北来。接着,他的一只眼睛变成了太阳,另一只眼睛变成了月亮,他的牙齿变成了无数星星,大牙变成了大星星,小牙

变成了小星星。从此天地间开始有了光亮。

这篇神话所表现的,与其说是尸体化生还不如说是创造的性格更突出。并且,天地编完之后,只有方位和日月星辰是从盘古氏的身体变来的,因此作为世界化生神话,不免给人以不完整的感觉。

而更为真格的尸体化生神话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蒙古民族的一个分支,居住在遥远西方伏尔加河岸边的卡尔梅克人的神话。世界是由曼殊师利(文殊)身体的各部位中生出来的。血管变成树木,内脏的热气变成火,肉变成土地,骨骼变成铁,血变成水,毛发变成草,两眼变成太阳和月亮,牙齿变成七颗星,背骨变成了其他星星。

宇宙起源于远古巨人尸体的神话也见之于印欧语系民族中的印度神话、伊朗神话和北欧神话。我们先看印度神话。据《梨俱吠陀》讲,原人普鲁沙(Purusa)是千手千眼千足的巨人,是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当众神把普鲁沙作为牺牲品杀死后举行祭祀仪式的时候生出了赞颂、歌咏、韵律、祭祀,还生出了马、牛、山羊等一切牲畜。从普鲁沙的口中生出了婆罗门(祭司),两臂中生出刹帝利(王族),两腕中生出吠舍(农工商阶层),两脚中生出了首陀罗(奴隶阶层)。普鲁沙的心脏变成月亮,眼睛变成太阳,口中生出因陀罗和阿古两位神,鼻息生出风神。又,普鲁沙的肚脐变成空界,头变成天,两脚变成地,耳朵变成方位。也许由于几种传承汇集在一起,显得有些紊乱,但原人的尸体中不仅生出了天界、空界、地界——宇宙三界,而且还生出了方位、太阳、月亮和诸神。特别有趣的是,四个不同等级阶层从巨人身体不同部位起源的说法是其他地方很少见到的一个特征。由此可以窥见古代印度人对社会等级差异的特别重视。

据伊朗圣典《班达希申》(波斯语 Bundahsn, 意译为《创世纪》——译者)讲,当疾病袭击原人盖约玛尔特的时候,他是从左侧倒下去的。他的头变成铅,血变成锡,脑变成银,脚变成铁,骨骼变成

谷德明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北京,上册第293~295页。

哈尔瓦著,田中克彦译:《萨满教》,三省堂,1971,东京,第97页。

辻直四郎:《梨俱吠陀赞歌》,筑摩书房,1967,东京,第102页。